

从“港味”走向“港派”《南海十三郎》在路上

◆ 臧保云



《南海十三郎》像剧里那盅名冠一时的“太史蛇羹”，熬炖二十年后，重新出炉又博得满堂彩。此盛况并非难以预料：杜国威事无巨细的文本、谢君豪独当一面的演技、江誉镠跌宕起伏的人生，再加上老戏复排原本积攒的盛名，造就了此次演出的“未演先热”。原汁原味的粤语演出和港式幽默，一时使人恍然，仿佛泡在粤地的某个老戏园子，听说书人敲着锣鼓点，将一个粤曲名编剧的一生娓娓道来。

《南海》一剧取材于粤剧编剧江誉镠的如戏人生：从出身名门的少年，到红遍香港港澳的知名编剧，再到潦倒后半生、冻死街头的癫汉。在时空受限的舞台上，讲完曲折一生并非易事，好在主人公原系戏行人中，创作者便行题材之便利，借鉴戏曲，处理繁复的时空关系，以求节奏之顺畅。说书加演绎，是该剧的基本叙事风格，说书部分成为流转时空的重要手段。情痴十三郎不舍 Lily，要去上海寻她，话音刚落，便被演员们的轮番交待取而代之：1932年，太史公已经由香港搬返去广州住……再启光，场景已由香港转至广州，十三郎流浪上海的两年被一笔带过，既精简了叙事，亦增添了人物的神秘色彩。舞台上以众人数白榄的传统戏曲样式，念白被省略的剧情，透视人物内心，串联起被强调的人生片断，承接了传统戏曲在布局上的妙处。

多变的场景对舞美是个考验。为配合该剧的讲述模式，导演索性以投影交待场景，并选择一桌二椅式的极简舞台，为方便场景铺排。于是舞台上可以是十二房姨太太齐聚的热闹太史公府，也可以是一个人遣情伤怀的江边；可以表现大后方劳军时激烈的戏台对阵，也可以写尽十三郎落魄街头的冷寂怅惘。导演运用“空舞台”的概念，更多来自于传统戏曲的影响，却因成功规避写实主义舞台的时空局限，而接通了追求自由叙事的现代剧场美学。

然而这毕竟不是戏曲。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得自于表演的高度虚拟，留白舞台是为表演留出空间，观众通过表演来想象和建构现实场景。《南海》的故事主体终究要靠写实主义表演来支撑，粤曲仅仅是内容和题材，所以插科打诨也好，凄清唱段也罢，只构成点缀。那么，偏重写实

的话剧演绎，如何同一个借鉴戏曲的写意舞台完美结合？导演高志森提到，演出“需要观众投入想象”，激发想象是为营造意境，而这出戏无论题材还是篇幅，都属大戏规格，写实表演搭配极简舞台，不利于实现“想象”，更容易造成意象的失落，那么意境何来？因此，故事饱满，节奏流畅，讲述方式也蛮巧妙，唯独舞台，在一味向戏曲靠拢的美学追求下，失于简单甚至简陋了。

南海十三郎惨死街头，观众尚未从导演的处理中缓过劲来，便被最后一段数白榄拉回现实。香港剧界惯以“舞台剧”统称所有舞台上带故事情节的剧目，这是个宽泛的概念，容许更为丰富的表达。正因为此，舞台形态的灵动、手段的杂糅，歌舞性（无论源自传统粤曲还是西方音乐剧）于话剧中的渗透，在香港舞台上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商业戏剧吸引观

众的法宝。这是符合消费时代娱乐精神的拿来主义，但为我所用的精神同时展示了香港本土文化的消融力。以笑闹冷眼爱恨，以谐谑解构悲欢，似乎暗合了“后现代”的精神特质也成为辨识香港舞台艺术的标志性符码。

“春天舞台”的商业制作，充分强调了《南海》一剧的地域性，使其成为“港味”话剧的代表之一。但在重传奇的故事及堆叠的香港符号带来的票房狂欢背后，也许作品有其未被开掘的别样真相。《南海》过于追求传奇性而太过潇洒地放过了人生耀眼的时刻，情节飞速奔跑。当南海十三郎经历过战争，从辉煌走向落魄，创作者若在转折点多作停留，应能看到时局变幻、人情冷暖，从而探知人生况味、人性幽微，哪怕无丝竹无身段，依然会引发唏嘘感喟，这恰是展现现代舞台魅力的时刻。随着年轻一代编剧的长成，当下的香港话剧作品愈发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高压，从而追求深度真实和普世价值。因而，从表层铺叙走向纵深挖掘，探索恰当的舞台叙事形态，也许是“春天舞台”和杜sir在温情叙事和商业考量之余应该思考的方向。

制作人高志森先生在谢幕时说：请大家支持所有香港过来的戏剧。香港戏剧人的本土情结和建构本土话剧的努力令人感佩。一个派别的形成，除了一批更为精进的剧本外，还需有成熟而辨识度较强的表演风格和与之配套的舞台样貌。“港派”风格的形成及成熟尚需时日，而作为有本土自觉的香港戏剧招牌，《南海十三郎》毕竟还在路上。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术时评」

近些年来中国内地的话剧演出市场日趋活跃，北京、上海每年有百余台剧目轮番上演，与海外和港台方面的交流也趋频繁，然而，大部分演出的质量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反映了我们在创作体制、观念与方法上仍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戏剧与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内地戏剧界流行一股排斥文学的思潮，对戏剧总体质量的提升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内地演出的西方剧目，多半也是没有故事和人物的实验性戏剧，只讲“肢体语言”、多媒体制作，或者动辄在舞台上扔水果、摔盘子的表演，难怪造成了中国戏剧人的一个错觉：当代世界戏剧的发展真的和文学分道扬镳了。

但事实究竟怎样呢？以笔者近年在美国的观剧体验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仅以两部风靡纽约、风格迥异的作品为例：一部是代表百老汇演出的常规戏剧《深夜小狗神秘事件》，已在百老汇热演一年多，去年还获得包括最佳剧本在内的5项托尼奖。该剧描写一个患有自闭症的15岁男孩，因被怀疑杀了邻居家的小狗而决定调查案件真相，结果震惊地发现自己“死了”的母亲还活着，遂独自去伦敦寻找母亲。演员和导演都非常优秀，极尽主义的舞台空间设计更是令人叫绝，空荡荡的舞台上由电子屏幕与LD灯组成的三维数字坐标系，制造出奇幻的视觉效果。各种小道具先后从地上、墙上魔术般地出现，让观众仿佛走进了男孩的封闭、古怪又富有数学才华及想象力的大脑，深入到他敏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戏的成功显然借助了原小说的文学性，语言简洁、幽默，同时富有创意地运用了舞台元素，演出效果很好，许多观众是笑中带泪地走出剧场的。据笔者粗略的统计，近半年在百老汇和外百老汇上演的话剧中，将近一半是历来的经典名作；当代戏剧有一部也是根据小说改编，或者出自一批新老剧作家之手的新作，不仅有现实与人生的深度思考，其文学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这类演出占据了纽约剧场的95%以上。

另一部享有盛名的作品《不再入睡》，代表实验戏剧的类型。此剧不是在百老汇剧场，而是在曼哈顿切尔西西区一处由仓库改建成的废旧旅馆里演出的，被称为“沉浸戏剧”的巅峰之作，演出十多年来人气一直很

剧场不能丢失文学的「魂」

◆ 丁罗男

高。并且正与上海有关方面合作“亚洲版”。所谓“沉浸”，其实是把五层楼的旅馆数十间房间装饰成各种环境，观众戴上面具，在幽暗的灯光下可进入任何一层建筑，也可跟着某个演员随意游走于不同的房间。其实，该剧的剧名灵感源于《麦克白》，但除了麦克白夫妇在浴缸里洗血手等一两个场景外，整个演出与原著关系不大。全剧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连贯的情节、完整的人物和统一的空间，一切都呈现出流动的、碎片的状态，堪称“环境戏剧”的“后现代”延伸，把装置艺术、情境表演、舞蹈、肢体造型、行为艺术等各种互不相关的形式拼贴在一起，最弱的恰恰是文学性！随着多年的反复演出，戏的先锋意味逐渐耗损，而商业色彩却越来越浓，如营业的歌舞酒吧、接受预订晚餐等，也成了“沉浸”的内容。在文化愈益多元化的时代，不能否认这类戏剧在探索与拓展剧场表现手段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它们代表不了戏剧发展的主流方向。

这些年内地文化环境也是造成文学被排斥于剧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大家对戏剧的评判大都不依据文学价值的高低；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与实践被误导引进，并不顾中国戏剧和观众的实际情况，把“消解意义”、“解构经典”、“碎片拼贴”这类反文学性的实验进行夸大和吹捧，使真正有思想艺术追求、不玩形式的戏剧反而受到压抑与排斥；再一方面，随着近十多年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涨，文化的市场化和消费主义氛围已经笼罩得很深，戏剧生产的体制也已从导演中心转向了制作人中心。虽然不能说大多数制作人不懂戏剧，但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票房，他们有的是生意眼，却缺少文学心。所以从他们掌控的策划、创意开始，戏剧就与文学性疏离了。

孙惠柱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中说到，西方的学者、教授青睐种种新奇的反戏剧形式，在他们的著述中，“边缘艺术的内容总是大大超过主流戏剧。生长在西方的人了解身边的情况，并不会因此而颠倒主次；但主要通过书本来认识西方的中国人——也包括一些留学生——就常被教授们误导，把边缘当主流，使劲鼓吹‘导演的世纪’、‘后剧本戏剧’。他们宣称文学性的消失是当代戏剧发展的总趋势，却不知道先锋派演出其实只占西方戏剧总量的最多十分之一！”

论网红“轻文体”的实践意义

◆ 刘巽达

所谓“网红”，乃“网络红人”的简称也，在网络上走红，自然就被称为网红。它的产生，并不完全是自发的结果，而是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的结果。本文撇开其间的营销策略，着重分析其“文体”特征，这是构成网红的最基本元素和最显著标志。

什么文体呢？轻文体。望文生义，轻盈的轻忽的轻飘飘的文体，大致属于快餐文化的范畴。“轻文体”就是文字范式里的肯德基和麦当劳，虽然营养价值不是很高，但它取之容易，食之能饱，因之容易流行，乐于接受。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边呼吁远离垃圾食品，一边乐颠颠踏进肯德基麦当劳大门，成为它的拥趸。这个现象具有典型意义：首先所谓的垃圾食品并不垃圾，它只是相比“更营养”的餐食有所欠缺而已。但是在“更营养”和“方便、便宜、口感好、时尚感”的综合对比下，它的综合指数并不低。假如我们一听“垃圾食品”就嗤之以鼻，全然不把它放在眼里，那就低估了其影响力和社会价值。智者，不也为也。

聪明的方法，就是研究其“流行的秘诀”，看它如何发力。网络上有一篇网红味蒙的“红文”，题为“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其中列出“12大招”，绝大部分招数具有思想价值、心理价值和技术价值。比如有一招是“你能输出价值观”，说的就是，哪怕你输出的只是“心灵鸡汤”的层次，但只要对谈

者有思想启迪，就应归入“你的文章对‘我’有用”。对读者心理的揣摩更是妙招所在，比如有这样几招：“你的文章跟‘我’有关”，“你的标题要能引发好奇”，“你能表达情感共鸣”，“你给大家一种不看就有损失的感觉”——这几乎就是“写作心理学ABC”了。至于技术层面，作者也传授得很具体：“你的切入点要独到”，“你的选题要紧跟热点”，“你的文风足够有趣”……总而言之，就是“新媒体写作，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这件事与你有关，第二，这件事对你有用。”言简意赅，捧出“真经”。

虽然该文还传授了一些有点偏执的招数，比如“你的标题要简单粗暴”，“你的观点能颠覆常识”等等，但是假如只从技术层面提取其中的合理部分，也是不无裨益的。我们当然不提倡为了网红而“不顾三观”、一味剑走偏锋的倾向，但是在“如何吸引读者”的视角上，我们确实应该花大力气“补课”，否则我们的传达力、影响力“力不能逮”，等于将网络空间拱手相让于形形色色的网红们，而自己无所作为。

“轻文体”的实践意义告诉我们，任何宣传教育，要搭建起“与你有关”和“对你有用”的桥梁，如果只是单向的耳提面命式的“我说你听”，内容又跟受众非常隔膜，那么效果的可疑和大打折扣是必然的。同时还要在写作上“有几把刷子”，不能只擅长“八股文”，还要善用新文体，包括这种“轻文体”。文轻而言重，文轻而意深，应当成为“网络英才”的必备利器。